

红军家族

前
传
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绍武 会林 ★ 著

下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红军家族

前传

绍武 会林 ★ 著

下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军家族前传：全2册/绍武，会林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
2012. 10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69 - 1

I. ①红… II. ①绍… ②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2470 号

红军家族前传

HONGJUN JIAZU QIANZHUAN

绍武 会林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址：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00毫米×990毫米 16开本 53.75印张 800千字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69 - 1

定价：69.50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 - 58572393

下
卷



七十四

瑞金，刚刚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都城。

城中的白塔，城外的长桥，还有桥下流淌着的汨汨作响的被叫作绵水的小河，和这座古老的小城一起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。

这个芝麻大小的都城，竟然放大嗓门，高分贝地喊出要革命的声音，亮出自己鲜红的旗帜，与长江边上那座巍巍乎高哉的石头城对峙！

她的勇敢、无畏，令国人惊异！

她的生气勃勃，是生命本源的恢宏与张扬。她以纯洁的青春，散发出天真、烂漫的热情；她以创新的活力，扯起了远航的风帆！

庞然大物的南京震怒了！它以天神般的意志，倾注全力，派出天兵天将，从空中到地面，围之，困之，剿之，戮之，务求赶尽杀绝……白塔可以作证，长桥也可以作证，桥下的绵水，记忆着浮尸累积、江水染红的流程。

这个敢于挑战的都城，以自己万劫不复的悲壮，书写了新生命的辉煌与光荣！

……

那是一九三三年冬天，陈双贤从前线回到瑞金。一直在总部工作的曾树智闻讯，立即赶去看他。

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，挚友相逢十分难得。他们约在绵水旁边的一个



小酒馆见面。一壶小酒，三碟小菜，无非是南安的板鸭、油炸花生米和绵水里捞上来的小鱼。

“哎呀，这么奢侈呀！”陈双贤大声吼道。

哟，曾树智发现，老友说话的音量提高了两倍。“嘿，你要把人家店里的窗户震碎啦！”

陈双贤一怔，然后笑起来，“喊惯了，常和枪炮比高低呀。”他拉动椅子坐下，“哎，你会喝酒了？什么时候学会的？”

曾树智苦笑着说：“我是借酒浇愁啊。”

陈双贤会心地一笑，道：“举杯销愁愁更愁！”

久别重逢，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某些变化。

陈双贤长期在一线作战。赣南、闽西、粤北、湘东，枪林弹雨中，像一阵风似的在边界上刮过来刮过去。

曾树智这几年虽然没有在一线部队，没有经过血雨腥风的锤炼，可是，由于他出身于大官僚、大地主家庭，更由于他是个白面书生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虽出于至诚，然而在那些粗嗓门、大手脚的“苏维埃”里，显得极不协调。最难堪的是，他得不到“苏维埃”的信任，不被当作自己人。后来，他又被卷入了 AB 团事件，经历了苏维埃内部的大开杀戒。刑讯逼供，屈打成招，一夜之间，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人头落地！视人命如草芥，践踏人道，无以复加！这哪里是革命？！哪里是苏维埃？！他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随后，杀戮又轮到他的头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朱毛的手令赶到，才制止了这场捕风捉影式的“自相残杀”。同时，把他从下边的苏维埃调到上边的苏维埃。

这场屠杀曾让他动摇，自问：脚下这条路，对吗？革命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……

毛泽东找曾树智谈话。

他放声大哭，说：“如此草菅人命，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！如果这也

叫革命，我退出……我走……”

“书生意气……”毛泽东微笑着说，“革命不是住店哟，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呀。”

曾树智把毛泽东的玩笑话当了真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争辩道：“如此血腥，如此不人道，这哪里是革命？和封建王爷动辄开斩、不恤人命，有何区别？！”

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树智同志，这多少还是有些区别嘛。我叫作误杀，你叫作屠杀，总还是被我们制止了。犯事的人受到了处分，无辜被杀的同志给予了平反，和封建王爷还是不同的啊。”

曾树智虽然在听，但还是说：“怎么会是这样呢？”

毛泽东提出另一个话题：“马克思说过一句话，你可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，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统治者的思想，是统治的思想。”

曾树智摇摇头。

毛泽东耐心地开导他：“用你的话说，就是，王爷的思想，是统治的思想。我们都是这种思想统治下的臣民，当然会受到这种思想的侵蚀、沾染、毒害，不自觉地吧王爷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。这就是我们身边演出悲剧的思想根源。”

“嗯！”曾树智感叹地点头。

“我们的革命，既像农民起义，又不是农民起义。说它像，是因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；说它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的起义，是顺应历史潮流，具有全新的思想、全新的武装、全新的目标。全新，谈何容易？我们不可能先训练好全新的队伍，再进行全新的革命。只能是边革命，边训练。我们不仅要革敌人的命，也要革自己的命，革掉统治阶级传染给我们的坏思想、坏习惯、坏毛病。”

“噢！”曾树智觉得被郁闷笼罩的头脑突然开了一扇天窗，哦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思路。

毛泽东继续说：“这个自我革命十分要紧，关系到我们的成败得失！不过，这个革命要耐心，要细致，要讲道理。要相信，我们的理论是彻底



的，是可以说服大众的。我们的队伍一旦掌握了真理，就是不可战胜的……”

这次谈话，把曾树智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消解了，毛泽东成了他心中的一盏明灯。举一反三，他从谭秘书那里借出古田会议的文件重新研读，心里豁然开朗。原来，毛润之所说的全新思想、全新武装、全新目标，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独辟蹊径了。这“三新”之论，可用奇、险、高三字概括，是毛氏之创造、发明，是他向旧思想决裂的挑战。置身于硝烟弥漫、波涛滚滚的时代大潮中，他既可俯下身来明察秋毫，又能登高望远，独揽宏观大势，引导潮流，真可谓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……这真是革命之幸，红军之幸！

曾树智坐在老友陈双贤对面，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陈双贤惊奇地问：“树智，你居然也这么豪爽啦！”

曾树智感慨地说：“我不仅学会了豪爽，而且学会了抽烟，”说着，放低了声音，“还学会了骂人——他妈的！”

陈双贤高兴地笑出声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考试及格，你被录取了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。”曾树智边笑边说。

“真的。”陈双贤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北京大学的高才生，考取了中国绿林大学的研究生，师从毛润之先生，做我的师弟，多好啊！”

曾树智叹息道：“你我的老师，日子不好过啊！”

陈双贤张口结舌地停顿了一下，急忙问道：“你快说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果然不知道？没有感觉到？”

“倒是有一点感觉，很严重吗？”

“当然严重！以后，不要再讲绿林大学这样的话了。莫斯科回来的同志，很讨厌这种说法。”

“哎呀，这不过是句玩笑话嘛，哪里真的办绿林大学啦！”

“陈花豹啊陈花豹，这可不是玩笑啊！”曾树智几乎凑在陈双贤的耳边

说，“中央对润之这一套很不认可，说井冈山、毛泽东是东方的土产，只有他们从西天取回来的经，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，才是像模像样的苏维埃！”

陈双贤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我说呢……不对劲嘛！”

“有感觉？”曾树智追问。

陈双贤点头道：“上边的事，我们不了解。只是，好长一段时间，他……不来前线了，说他身体不好……可仗打得不顺时，大家就会想到他。”他问树智：“哎，你没有去看看他？”

“他现在不在瑞金。再说，我有过在 AB 团手里的经历，这雷池敢越吗？没有那个本钱啊！”

陈双贤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，一句“他妈的！”成了他的下酒菜，“咳，这次回来，是有点感觉。”

“什么感觉呢？”

陈双贤欲言又止。

曾树智催促道：“你说呀！”

陈双贤摇头，曾树智无奈，只有举起酒杯，“来来来……”然后，共同说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！”

“唉，”陈双贤叹了一口气，“不是我不说，而是我说不清楚，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”

“陈花豹呀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秀气了？”

“不是秀气，而是我的秤不准。”

“嘿，你还有秤？”

陈双贤端着酒杯在手里转，沉吟道：“我是觉得，瑞金的风气变了，快变成……小莫斯科了。”

曾树智发问：“你的秤上面，放了什么东西呢？”

陈双贤思索着说：“俄语，说俄语的人多了，讲话中夹上几句‘哈啦少’、‘达瓦力吃’，好像成了时髦。唱苏联歌，跳苏联舞……当然，苏联的歌很好听，‘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，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。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，可以这样自由呼吸……’这个歌能触动我们的心弦。”说



着，他倒吸了一口气，斟酌着说：“我想说的是，瑞金空气，变得和润之先前的味道不对了……”

“好一个味道不对！你这味觉可以啊！”

“我……”陈双贤皱着眉头，想把心中的“结”说得更清楚些，“我，也不是认为这个变化就不好，走俄国人的路嘛。可是，我们不能放弃毛泽东。你刚才讲，中央不认可，他又生了病，人也不在瑞金……让我心里七上八下啊！”

曾树智只有端起酒杯，“来吧，喝！”

二人斟满酒，无语地点点头，把酒喝光。桌上三碟下酒小菜几乎没动，壶里的白酒却已喝干……

“嘿，”陈双贤想起一个问题，“曾强老爹家的几个孩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菊子，在苏区中央医院，”曾树智不由得又叹口气，“唉，我家那个老三，血债累累……”他无奈地摇头，“真让我……”

“咳，中国社会裂变时期，这种无奈也是自然会产生。”

“唉……”曾树智只是叹息，心头交织着愧疚、痛苦、愤怒和无奈，一时找不到可以表达的语言。

陈双贤又问：“菊子的几个哥哥不是都到瑞金了吗？”

“我也没见到他们。纪地好像在瑞金，给哪位领导当马夫，纪耕已经不在这里了。纪山、纪水从彭杨军校毕业以后，上了前线……哎，跟着你的纪耘呢？”

“负伤了。是第三次负伤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曾树智急切地问。

“唉，就看造化了。这个小伙子非常能干，已经当了团长，是个好苗子……”

“他在哪里住院呢？”

“不清楚。当时，我们不在一个地方。听说他负了伤，抬了下去……我正想追问，突然命令部队撤下来，接着就要我回瑞金开会。”

两人双手摊开，同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七十五

功子明来到瑞金，他是从曾家畈撤出来的。

曾家畈由红变白了。因为中央军到来，碧城不仅解了围，而且成为中央军新一轮“围剿”苏区的东线前敌指挥部。

曾强也一同到了瑞金。他的家没有了，青马岗又一次沦入敌手。

老妻、老大纪田、大儿媳和他们的孩子被残忍杀害，逃出去的二儿媳、三儿媳和孙子孙女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现在，三老爷又回来了。这次回来，他一定会更疯狂地杀戮……曾强，是清水江地区苏维埃副主席，当然也是三老爷凌迟的对象。夜里睡不着，想想被害的妻子、儿孙，他心痛得泪流不止。革命革到这个份儿上，真是家破人亡啊！多好的一个家，全完了。他问自己：后悔吗？唉，只是叹了口气，他对自己说：想后悔，也后悔不得啊！青马岗那个家，青马岗的梦想，江边那座搭起不久的码头，秋收时节从江上驶来的航船，载去家中乌油油的油桐树籽，留下沉甸甸的大洋……这些场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不是个无能之辈，自认为心灵手巧。虽然没有念过书，可也跟着过路的先生认识了几个字。走到曾家畈的大街上，也能从世事的变化中看出一些门道，琢磨出一些好主意。而且，有老妻的疼爱，儿女们各个精壮、厚道，如果世道和平，肯定都有出息……可是，谁能让你出息啊？！不是没有忍让，也不是想要造反，是世道不平、不公、不仁义、不让人活下去！后悔吗？不让你后悔啊……

如今，跟着功子明到了瑞金，曾强很想去看看小女儿纪菊。在曾家畈只见了一面，菊子就去了红都。还听老功说，在这里可能会见到儿子们。每当想到这些，他都会流泪。和孩子们相见，必定要说到遇害的母亲，真让他怯阵哪！

本来说好要陪曾强一起去中央医院看纪菊，可是功子明刚到瑞金，就被中央叫去开会了。

曾强在招待所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一连三天不见功子明的踪影。



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吃过饭没事干浑身难受。想要自己去找中央医院，又怕老功回来寻不到人不合适。于是，就在招待所院子里为炊事班劈起柴来。

招待所的钱所长，知道这位老人家是地方上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，连忙劝说：“你老人家快歇息吧，看看，出了一身汗啦。”

“莫有事，莫有事，我是闲得慌呀。”

和钱所长的交谈中，曾强才知道功子明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是中央级的委员，干大事情的哪！他想还是不等老功了，自己行动吧。

曾强找到钱所长，打听中央医院在什么地方，并问他：“去那里看看小女儿，行不行？”

“当然可以啦。”钱所长热情地说，“不过，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，是蒋介石最仇恨的城市。除了经常派飞机轰炸，还不断从四面八方派遣特务潜入，中央医院正是他们破坏的重点。我会派一个通讯员，带上介绍信，陪你一起去。”

“哎呀，这么麻烦？”

“没有关系，这都是敌人逼的。不麻烦一点，就会让白匪钻空子。我们有过血的教训！”

曾强点头。钱所长提到的“血的教训”让他震撼，让他惊觉，原来这里也是如此啊！他想到了女儿，也想到了自己的责任。

中央医院坐落在一个大宅院里，门外有红军站岗。

曾强走到这里，自然想起了曾家大院，想起了那些人、那些事……

站岗的战士接过通讯员手中的介绍信，看过以后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噢，你老人家是菊子护士的老爹。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”曾强激动地说，心里想：红军都认识我的菊子！

“快进去吧。她刚才还接了一个重伤员呢。”战士非常热情地说。

通讯员悄声地说：“哦，你家妹子蛮有名气呀！”

曾强一时间笑得合不拢嘴。

转过大影壁，一股浓浓的药水味道扑鼻而来。哎呀，院子里横七竖八

挂满了白布条，有长有短，有旧有新，挡住了曾强的视线。他犹豫着到哪里寻找女儿时，却听到了菊子叫爹的声音。

“菊子，你在哪里呀？”曾强对着密密麻麻的“白布阵”喊着。

“爹，我在这儿哪！”纪菊欢叫着掀开遮挡她的“白布阵”，出现在爹爹面前。

哇，眼前分明是一个美丽的女红军，蓝衣蓝帽，红色的五角星，红色的领章，衬托着红红的脸蛋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女儿吗？怎么像个男孩子？不，是个女娃子！就是我的女儿，那对独有的眉毛，别人家的妹子没有的。“菊儿！”曾强叫了一声。

看到眼前的老爹爹，纪菊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跌落下来。她没想到，爹爹那么老了，满脸皱纹，声音嘶哑，虽然头上也戴着一顶八角帽，可是又破又烂。帽檐下的眼睛疲惫、干涩……爹也在落泪啊！

看着风华正茂的女儿，想起惨死的老妻，曾强悲喜交加。

满院子的白布条，让曾强感到压抑，他问道：“这是干么子哟？”

纪菊擦拭着泪水，告诉爹爹：“这是绷带，给伤员包扎伤口用的。”

“噢噢……”从这些绷带里曾强似乎不只闻到了药味，还嗅到了些许血腥气味。

女儿对老爹解释说：“这都是伤员用过的，我们把它洗干净，晒干了，可以再用……”

“哦，是了。”曾强明白了。心想，这么多的绷带，该有多少人受伤、流血啊！在他的习惯里，白布条属于“不吉利”的物件，可是，这么多人流血，染红它们，也算得上“破阵”了！

纪菊撩开一排排白布，带着爹爹，穿过大院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。

说起家事，免不了伤心、落泪、痛苦、沉重，我们的笔墨也凝结得化不开了。



七十六

功子明一连开了几天会，才得到半天休息，赶来看曾强。正好，陈双贤、曾树智也在场。曾强住的小房间里好不热闹，大声说话，畅怀大笑，差一点把简陋的房舍震塌。

这座中央政府的招待所，设在瑞金城外古道边，原是一家鸡毛小店，供过往的骡夫、挑夫歇脚过夜。小店年久失修，更兼南京飞来的轰炸机到处投弹，有时也会光顾这小店。如今，客人们兴奋的哄笑，都会震得房顶落下尘埃。

听曾强说见到了纪菊，大家都为他高兴。

功子明夸奖道：“人们传说中央医院的女护士曾纪菊，是瑞金城第一号美女。我告诉他们，那是我们清水江的骄傲！”

曾树智搭话说：“菊子不仅长得漂亮，人品也好！在……”他突然停顿了一下，“在我们那个家里，她走路总是抬起头，没有一点自卑的样子。”

陈双贤对曾强改了称呼：“曾老伯，你的青马岗不只是出美女呢，也出好汉！纪耘已经是很成熟的红军指挥员了。你们家的老七纪财，也错不了。这都是您老人家的骄傲啊！我能活到今天，全仗您的解救，实在是遇上高人啦！……”

“千钧一发，千钧一发呀！……”功子明感叹着。

“强……”强字刚刚出口，曾树智就咽了回去。有感于陈双贤改口称曾老伯，他觉得再叫强哥，把曾家大院的那条“脐带”扯出来，实在尴尬，太不合时宜，于是也改了口：“曾老伯……”

曾强连忙摆手，说：“四……四老爷……不要这么叫我呀……”

惹得大家大笑。

“还是叫同志哥吧。”功子明说。

曾树智内心很不自在。强哥家的不幸，全是自己兄长所为。在这种场

合，说什么呢？他知道，大家不提那桩惨案，是怕强哥伤心。可是，现在自己出现在强哥面前，他能不想起此事吗？此时此刻，该说些什么呀？他只好顺着大家的话题说：“当时，唉，确实是千钧一发啊！我以为花豹没有救了，没想到，强哥，哦，同志哥，竟有这样的惊天本领！……”

此时，曾强心里也很痛苦。在座的这些好同志虽然不提那件事，却和那件事紧紧地连在一起。看到他们，怎能不想呢？历历在目啊！特别是在场的曾府四老爷，让他想得更远、更多。不过，他们都是好人哪。连同四老爷，虽然出生在大院，可是和几个哥哥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大家这么惦记他，夸奖他，确是一番好意啊！他诚恳地说：“唉，什么本领啊，都是逼出来的。花豹同志，多么好的一个人，不想办法救他，让他们活活整死，我一辈子都会觉得亏心哪！”

曾树智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在大家面前本不该如此，可他再也忍不住了。他也弄不清，这是在责怪自己，还是在赞扬强哥，还是……

陈双贤明白树智的心思，轻轻地拍着他抽泣的脊背，理解地说：“曾老伯，树智他……”

曾强摆摆手，“树智老弟，你不要难过，更不要背上包袱，你是咱们自己人。我知道，为了救花豹，你受了很大伤害！……”他本想说，在咱们这里，你也受过委屈，可又怕说错话，只有劝慰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和你没有关系的，你是咱们的人啊！”

听到这些温暖的话，曾树智忍不住热泪长流。

陈双贤心里也很激动，曾家畲的往事如在眼前。

功子明在一旁劝说：“好了，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着，我们只能咬着牙，干下去……”

陈双贤和曾树智连连点头。

“对，只能咬牙干下去！”曾强的回答分外坚定。

功子明又说：“碧城那边，曾树礼回来了，升任湘赣两省民团团总。他回到曾家畲以后，疯狂搜捕农民协会会员，收缴土地证，三倍加罚地租。无力缴纳的农民，用妻子、女儿顶账，把她们运往广东卖钱。据说，树智家大嫂，因为主动交出地契，被他逼得自缢而死。如今，曾家畲笼罩



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”

陈双贤、曾树智面面相觑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我们应当打回去呀！”曾强急切地说。

功子明看着大家，“这……需要统筹考虑啊。我们的力量要集中起来，放在主要方向……”

这话曾强一时还听不懂。

陈双贤、曾树智虽然明白，也不好说破。

中央需要统筹的是，集中主力，夺取整个江西，直取南昌或者武汉……这叫作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。

曾强又问：“魁元怎么样了？”

功子明回答说：“他们还在坚持。靠着纪梅大姐和姐夫的航船，回到了基地，从那里出没，在江上打游击……”

“我回去吧。”曾强要求着。

功子明摇头，“曾老伯，上面在物色一个人，我推荐了你。”

陈双贤、曾树智同声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“上面要搞对外贸易，把苏区特产的钨砂卖到广东，换回我们急需的物资，或者硬通货、袁大头。”

“可以的，曾老伯是行家里手啊！”双贤、树智十分认同。

“哎呀，我哪里做得了这么大的事啊？”

“老伯不要推辞了。我明天派人来接你去见一个人。曾家畈的事，你就不要挂心了，让年轻人去干吧。”

当功子明、陈双贤、曾树智三人告辞时，曾强鼓起勇气说：“这次，我只见到了菊儿，我家的老二、老三，还有老五、老六、老八，也不知道都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？听说老四负了伤，不知他在哪里呢？……唉，本不该提出这些要求的，可是心里总在惦记着，不由人啊！……”

陈双贤忙说：“应该的，人之常情。我去打听，有消息就尽快告诉你。”

功子明也表示：“对。大家都忙着，一有消息，就通知你！”

陈双贤脱口而出：“我不忙。”

是的，陈双贤现在不忙，他正在接受审查，等待组织处理。他从前线调回来，是因为顶撞了洋顾问，拒绝拆掉民房修堡垒，违抗了军令，从师政委的岗位撤下来。按照苏联红军的军法，那是要执行重罚——枪毙的。可是，中国工农红军里的上下左右，虽然尊重这位从“圣地”飞来的洋领导，但中国人毕竟长了一副本民族的胃口，不肯全盘接受这份“西餐”。于是，陈双贤被召回来，在中央组织部受审、赋闲。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，在他头顶上晃悠……这个帽子到底是落下，还是飞走？得看上面的眼色。

他是受过大难的人，对自己的“罪行”，处之泰然且毫无悔意。经手这件事情的人只是警告他“不要乱说”，要他听候处理。所以，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陈双贤却无所事事，可以在瑞金到处走走，为曾老伯打听儿子们之所在。他想，是他把这一家人推到革命洪流里的。虽然第一推手要数曾家大院，但对于曾老伯一家的遭遇，他心里总觉得不安。理性，在这里无法安慰他歉疚的感情。

七十七

曾强被领去见一位领导。

听口音，这位领导是湖南人。他办公的地方，岗哨盘查很严。

坐下以后，曾强看见首长背后的墙壁上有几个大字：“国家银行。”他是何等聪明的人，虽然没有读过书，江湖上的见闻和历练，让他懂得这个地方的分量。

首长非常和气，让警卫员给曾强端过一杯茶水，然后坐下来和他聊天。

曾强好生奇怪，第一次见面，首长却已经很知道自己的底细，甚至还提到了青马岗。他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首长对曾强说：“曾老伯，听说你是一位经营能手，是经商的行家。